



论所谓“朱子道”之说*

程志华

摘要:潘平格曾有所谓“朱子道”之说,并以此对朱子的理路进行批评。潘平格此说是否合理、有据,要从朱子本人如何看待道家谈起。从朱子文本来看,他确实对道家研究颇多,通过朱子对老子其人、《老子》文本和义理的研究,可以看出朱子最终仍然将儒道两家对立了起来。在道家谱系及义理流变的研究方面,朱子细致地梳理了老子、杨朱、列子与庄子四者之间的思想脉络与思想异同。此外,朱子还研究了道家与道教、儒家和佛教的关系,最终肯定了孔孟之道内圣外王的境界。事实上,朱子对道家与道教所做的研究属于“致知”,其目的仍在于“克己”和“敬”,即“拒盗”和“守门户”。因此,朱子虽然主张“不以人废言”,但终究认为道家“门户”错了。总之,潘平格所谓“朱子道”不合理,也无据。

关键词:朱子;朱子道;潘平格;道家;门户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2-0023-10

毋庸置疑,朱子是儒学史上理学一脉之集大成者,对其学术渊源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其发扬了小程子的思想;另一种是他“暗袭”了道家思想精华。关于后者,朱子曾自述年轻时“无所不学”,涉猎范围广博,“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1]2620},以至“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2]。明末清初的潘平格曾有“朱子道,陆子禅”^{[3]769}之说,批评朱子和陆子已背离孔门之道。潘平格此说得到黄宗羲弟子万斯同的赞同,但却激怒了以心学为宗、理学为辅的黄宗羲。万斯同回忆说:“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3]769}单就朱子讲,如何认识潘平格的“朱子道”之说,乃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可靠的路径是探讨朱子本人如何看待道家。

一、朱子论老子其人、《老子》文本和义理

老子作为道家的奠基人,其身份因文献缺失莫衷一是。《史记》记载有楚人李耳、楚人老莱子和周太史儋三种说法。前者为周之守藏史,与孔子同时但年长于孔子;中者与孔子同时,为阐扬道家思想者;后者为孔子之后的周太史^①。在三者之中,朱子倾向于前者,认为作为道家奠基人的老子为李耳即老聃。

依朱子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老子其人的身份之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献所载老子对“礼”的态度。一方面,老子曾为柱下史,“理会礼”即知礼、懂礼,故孔子曾专程赴周都向老子“问礼”:“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4]另一方面,老子亦反对“礼”,甚至认为“礼者”乃“乱之

收稿日期:2023-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王船山哲学研究”(20FZX004)。

作者简介:程志华,男,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河北保定 071002),主要从事现代新儒学、儒家哲学研究。

首”。《老子》三十八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很显然，这两个方面置于一人之身似有矛盾，故而产生了多个老子之说。在朱子看来，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实际情况是老子“晓得礼之曲折”。老子虽“理会礼”，亦知礼有其用，但认为“礼”乃“无紧要的物事”，“殊无谓”，“不用得亦可”。朱子说：“某初间疑有两个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来不是如此。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说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圣人用礼时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说。”^{[1]2997}

在老子的身份之外，朱子还论及了《老子》的文本。在他看来，《老子》之书非老子原创，而是老子根据已有文献摘录编纂而成。朱子的论据是，老子为柱下史，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古书，具备摘录编纂文献的条件。例如，《老子》三十六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一语，已出现于《周书》之中^②。质言之，《老子》之书乃老子基于“己意”“缉缀”已有文献而成。《朱子语类》载：“问：‘如《史记》引《周书》“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此必非圣贤语。’曰：‘此出于《老子》。疑当时自有一般书如此，故老子五千言皆缉缀其言，取其与己意合者则入之耳。’”^{[1]1978}很显然，这种说法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老子西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要求留作之说有别。两相比较，《史记》所载较为粗简，朱子所说则较为合理，因为像《老子》这样的经典很可能会有一个形成过程，是以往相关思想的结晶。

朱子进而对《老子》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他对《老子》文本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考据、训诂。例如，《老子》四十六章多作“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朱子则认为“粪”后有“车”字之漏。他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车’是一句，谓以走马载粪车也。顷在江西见有所谓‘粪车’者，方晓此语。”^{[1]2998}到元代，朱子此说被吴澄所证不误。吴澄认为，东汉张衡所著《东京赋》引用《老子》原句为“却走马以粪车”，但后被王弼“偶脱”，而“后人承舛，遂不知补”^[5]。再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上文为王弼所作句读，但王安石却以“无”“有”作句并注释：“‘无名’至‘万

物之母’。无，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终，故曰‘万物之母’。”^[6]朱子反对这种断句法，认为其“不妥帖”^{[1]2994}，“非老子之意”，理由是《老子》当中“有名”“无名”与“无欲”“有欲”乃老子之专名，不可分开断句。他说：“如《道德经》云‘名非常名’，则下文有名、无名，皆是一义，今读者皆将‘有、无’作句。又如‘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只是说‘无欲、有欲’，今读者乃以‘无、有’为句，皆非老子之意。”^{[1]2990}再如，朱子对“无”之含义作了训诂。《老子》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关于“无”之所指，有人认为其乃“坐处”这样一种作用。朱子反对这种理解，认为其乃“毂中空处”“中空”之义，否则与上下文之“户牖”和“埴埴”之例不相称。他说：“若以坐处为无，则上文自是就辐毂而言，与下文户牖埴埴是一例语。某尝思之，无是毂中空处。惟其中空，故能受轴而运转不穷。”^{[1]2994}另，《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通常认为，此章为典型的宇宙论概述，而朱子则认为其中的“二生三”有错。“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1]2998}所谓“不理会得”，即“无道理”之义。何以“二生三”“无道理”呢？朱子的理据为：依伏羲作八卦，唯有“一生二”“二生四”之说，而没有“二生三”之理。“伏羲当初，也只见太极下面有阴阳，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将去，做成这物事。”^{[1]1624}所谓“一生二”“二生四”，意指“阴”“阳”互动而万物生，其中无“二生三”之理。

另一方面，比上述考据、训诂更为重要的是，朱子对《老子》的义理进行了研究、概括和评价。邵雍认为，《易》与《老子》有关联，甚至可言《老子》出于《易》。朱熹反对邵雍这种观点，认为《老子》不是出于《易》，而是“自有其体用”，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1]2986}那么，这套“体用”是什么呢？朱子作了详细分析。

首先，《老子》之“体用”可概之以“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朱子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老子之体用也。”^{[1]2986}不过，“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原则性过强,故朱子又对其进行了具体解释。在他看来,“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可分为“体”“用”两面:“体”的一面指“虚静无为”的原则。“老子之学,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故其为说,常以懦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1]2986}“用”的一面指“全不肯役精神”即“柔弱不争”的原则。“老子之术,谦冲俭嗇,全不肯役精神。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于己不便,便不肯做。”^{[1]2986}这样,“虚静无为”和“柔弱不争”之两面便构成《老子》的理论特征。

其次,《老子》何以会有上述理论特征呢?朱子的观点是源于其宗旨“求全身”,即在乱世之中以“耽空寂”来“求全身”。“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厌一世之纷拿,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1]2993}所谓“求全身”,实质是“独善其身”,即无论天下有道还是无道,“独善其身”是其根本宗旨。朱子说:“然设使天下有道而出,计亦无甚施設,只是独善其身,如老、庄之徒而已。”^{[1]1142}所谓“独善其身”,实质则是“推恶离己”,即“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正因为主张“推恶离己”,故可言老子道家“少恩”,做事不敢担当。朱子说:“老子是个占便宜、不肯担当做事底人,自守在里,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岂不是少恩?”^{[1]3253}

再次,为了实现“求全身”的宗旨,《老子》的“术数”即策略是“以退为进”。即不是直接进取或进攻,而是待掌握对方利害长短后,间接地“从旁下一着”。朱子说:“老子之术,自有退后一着。事也不换前去做,说也不曾说将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应之。……此固是不好的术数,然较之今者浮躁胡说乱道底人,彼又较胜。”^{[1]2913}很显然,“以退为进”并非“不为”,而是“为”的变化招数。这样一种变化招数不同于浮躁的“胡说乱道”,它实际上暗藏着深层的谋划,表面上“不与人争”,实质上却与人“深争”。“《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

此。”^{[1]3266}或者说,“老氏之学最忍”,它主张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者,但目的是在“紧要处发出来”,从而使人招架不住。显而易见,这种“老谋深算”的变化招数着实令人心生畏惧。朱子说:“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可畏!可畏!”^{[1]2987}在朱子看来,“以退为进”不仅是《老子》关于个人人生之主张,而且亦是其“治国”和“取天下”之道。“老子便是这般气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的人。……只是他放出无状来,便不可当。如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1]2996}

最后,《老子》的思维逻辑是“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朱子看来,“反者道之动”乃《老子》的“秘密”和“奥妙”。任何强大的东西终归要衰竭,所有弱小的事物终归要强大,故从反面着手、“从反处做起”,一定能收到出乎意料之“不可当”的功效。朱子说:“老子说话都是这样意思。缘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都于反处做起。且如人刚强咆哮跳踯不已,其势必有时而屈。故他只务为弱。人才弱时,却蓄得那精刚完全;及其发也,自然不可当。”^{[1]2997-2998}

在进行了上述研究和概括之后,朱子对《老子》之学进行了评价,而其评价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

就肯定一面讲,朱子认为,老子之学有一定的正面价值,有让人喜爱之处。“其(指杨朱)学也不浅近,自有好处,便是老子之学。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1]2987}具体来讲,正面价值有三个:其一,不兴鬼神。《老子》主张以“道”治世,故不会有鬼神作乱;前者追求治世之正道,后者追求治世之邪道。朱子说:“老子谓‘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则此等不正之气都消铄了。”^{[1]55}朱子的意思是,虽然《老子》无压抑鬼神之直接论说,但其以“道”治世的主张自然压抑了鬼神思想。在此意义下,《老子》思想亦属于“常”,而非属于“妖”。其二,具有“少失”的优点。从“收”“放”角度讲,《老子》只重“收藏”,不务“放散”。“或曰:‘老子以其不能发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

散。’”^{[1]2259}在此所谓“收”“放”是就“气”来讲的，是属于“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物欲层面的。关于“物欲”层面，《老子》主张“收藏”须有“度”，否则，依“反者道之动”的逻辑，过度“收藏”会引发相反结果，遭受惨重损失。《老子》四十四章云：“多藏必厚亡。”朱子则说：“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说得好。”^{[1]2998}这里，朱子是从惩罚私欲角度言“说得好”。总之，《老子》主张“清虚寡欲”，故而“少失”；此由汉、宋政治之实已得到验证。朱子说：“清虚寡欲，这又是他（指老子）好处。文景之治汉，曹参之治齐，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财也不敢用，然终是少失。”^{[1]707}

就否定一面讲，负面价值有二：其一，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不脱洒”。所谓“脱洒”，即“洒脱”，在此意指高超、完备、完美。具体来讲，老子只知“上一节”即“形而上之体”，不知“下一节”即“形而下之用”。然而，形而上、形而下虽为上下两节，但两节本应是贯通一致的。朱子说：“渠若识得‘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应如此。它本不知下一节，欲占一筒径言之；然上节无实见，故亦不脱洒。”^{[1]2990}老子虽然言“形而上之体”非常精彩，但他不知上、下两节之贯通，不知“礼乐刑政之所出”，故“欲去之”，故言其“不脱洒”。朱子说：“先儒论老子，多为之出脱，云老子乃矫时之说。以某观之，不是矫时，只是不见实理，故不知礼乐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1]2990}其二，更为严重者，《老子》思想具有“害伦理”之弊。老子反对礼法，认为其“殊无谓”甚至为“乱之首”，故而对伦理有害。在解释“以文观人”时，朱子说：“无世间许多礼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庄之徒，绝灭礼法，则都打个没理会去。”^{[1]1085}进而，朱子借用孟子之言，以“无父无君”之由将其“比之禽兽”。“儒教自开辟以来，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厌一世之纷拿，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孟子尝辟之以为无父无君，比之禽兽。”^{[1]2993}在此意义下，老子甚至不及“乡愿”：乡愿“无见识”，但仍在伦理范围之内，对伦理无根

本害处；老子不讲伦理，已超出伦理范围，故会对伦理有根本害处。“老子不似乡原。乡原却尚在伦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伦理之外。它自得虽甚卑，不好声，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于伦理之外，其说煞害事。如乡原，便却只是个无见识底好人，未害伦理在。”^{[1]3242}伦理乃儒家“立身之本”，而老子之学“害伦理”，可见朱子事实上将儒、道两家对立了起来。

二、朱子论道家之谱系及义理流变

关于道家之谱系，朱子仅就原始道家来讲，主要包括老子、杨朱、列子、庄子四人。老子是道家之奠基人，如前已述。

关于杨朱，他作为道家重要代表人物，其学出于老子。朱子说：“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1]2987}因此，孟子通过批评杨朱来批评老子。《孟子·滕文公下》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对此，朱子说：“孟子不辟老、庄而辟杨、墨，杨、墨即老、庄也。……杨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辟老氏，不知但辟杨墨，则老、庄在其中矣。”^{[1]3007}

就杨朱的思想来讲，朱子认为其要点有三：第一，与老子相似，主张“放退”。“放”乃“放任”义，“退”乃“离开”义。杨朱与老子所不同者，乃老子要“以无事取天下”，而杨朱无此愿望。《朱子语类》载：“问：‘杨朱似老子，顷见先生如此说。看来杨朱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国，以此取天下。’曰：‘大概气象相似。如云“致虚极，守静笃”之类，老子初间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无状来。及至反一反，方说“以无事取天下”。’”^{[1]2987}在与弟子会话时，朱子肯认弟子关于杨朱与老子之同异的观点。第二，蔽于“为我”。“为我”“为己”乃杨朱之学的核心宗旨。“杨朱乃老子弟子，其学专为己。”^{[1]1447}在朱子看来，杨朱的宗旨是对老子“全其身”宗旨的继承，但其继承走向极致而成为“偏跛之辞”。在解释“跛辞”时，朱子认为其义为“偏执”，杨朱之学和墨翟之学即为典型的“跛辞”即“偏执之辞”。他说：“跛辞，偏跛之辞也。见跛辞，则知其人之蔽

于一偏,如杨氏蔽于‘为我’,墨氏蔽于‘兼爱’,皆偏也。”^{[1]1271}第三,杨朱之学“似义”而“不是义”。杨朱之学主张将人、我界限划清,“不相侵越”,表面看来似“义”,但终究不同——其宗旨不过是老子“全其身”之下的“放退”。朱子说:“杨朱看来不似义,他全是老子之学。只是个逍遥物外,仅足其身,不屑世务之人。只是他自要其身界限齐整,不相侵越,微似义耳,然终不似也。”^{[1]1321}朱子的意思是,“义”虽然亦以人、我界限划清为前提,但其宗旨为“为人”,而杨朱之学则为“为己”,故,与其说它乃“似义而非义”,不如说简直就是“义”之反面。因此,朱子感叹道:“盖人心正,然后可以有所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会!”^{[1]1321}

由上述三点可知,杨朱之学虽为老子之学的传承,但其传承将老子之学推向了“极至”。朱子说:“‘约’字……只凡事自收敛。若是吝啬,又当放开。……如老子之学全是约,极而至于杨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1]707}正是由“约”到“极”,杨朱之学会导致“洪水猛兽之害”。“杨氏即老庄之道,少间百事废弛,遂启夷狄乱华,其祸岂不惨于洪水猛兽之害!”^{[1]1320}

杨朱之后是列子和庄子。关于其间的关系,朱子认为,列子和庄子之学源于杨朱,这从《列子》和《庄子》文本中可得到佐证。“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1]2991}

关于列子与庄子,朱子反对庄子师从列子之说。《朱子语类》记载蔡季通的说法,“看《庄周传》说,似乎庄子师于列子”。但朱子否认这种说法:“这自说道理,未必是师列子。”^{[1]2992}朱子的具体观点是:列子非郑穆公时人,而乃郑顷公时人,因为《列子》中论及孔子,而郑穆公在孔子之前。庄子在列子之后,此乃无疑。但是,所谓庄子“师列子”“模仿列子”没有根据,甚至“殊无道理”,因为庄子之“纵横”气象和“豪伟”文风明显异于列子;这种气象和文风缘于战国之特殊时代。当然,与杨朱一样,列子、庄子之学从根本上源于老子。“老子说他一个道理甚缜密。老子之后有列子,亦未甚至大段不好。说列子是郑穆公时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说孔子,则不是郑穆公时人,乃郑顷公时人也。列子后有庄子,庄子模仿列子,殊无道理。为他是

战国时人,便有纵横气象,其文大段豪伟。”^{[1]3008}

关于列子其人,朱子总的评价是“列子平淡疏旷”^{[1]2988}。“列子固好,但说得困弱,不如庄子。”^{[1]2992}关于《列子》文本,朱子认为其内容多为迂诞怪僻之淫辞。“孟子、庄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处。”^{[1]2991}所谓“迂僻”,指迂诞怪僻、不合情理。不仅如此,《列子》所论如“达生”甚至为“离道”之“淫辞”。“淫辞如此,自不知其为邪。如列子达生之论,反以好色饮酒为善事,而不觉其离于道也。”^{[1]1237}尽管如此,《列子》文本当中亦有可取者。例如,《列子·说符》载:“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朱子认为,《列子》之记载虽未完全可信,但其表明“圣人……自是与他人不同”却是可信的。“圣人本领大,故虽是材艺,他做得自别。只如礼,圣人动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与它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圣人,气禀清明,自是与他人不同。《列子》尝言圣人力能拓关,虽未可信,然要之,圣人本领大后,事事做得出来自别。”^{[1]958}

关于庄子,朱子认为,《庄子》文本驳杂,非全部为庄子原著,其中有后人“搀入”的内容,尤其是讥讽孔子之数篇,内容非常粗野、庸俗。在论及黄门^③《古史》一书时,朱子说:“《古史》中多有好处。如论《庄子》三四篇讥议夫子处,以为决非庄子之书,乃是后人截断《庄子》本文搀入,此其考据甚精密。由今观之,《庄子》此数篇亦甚鄙俚。”^{[1]3312}至于《庄子》的思想内容,其中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亦有需要否定的方面。就肯定方面讲,朱子赞扬庄子对“嗜欲”的批评。“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着他。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言却最是。”^[7]朱子亦赞扬庄子对“次序”的重视。“君举所说,某非谓其理会不是,只是次序。如庄子云‘语道非其序,则非道也’,自说得好。”^{[1]2180}庄子将“次序”视作“道”,深得朱子的赞同。就否定方面讲,朱子认为庄子之病在于“不做”。“要之,他(指庄子)病,我虽理会得,只是不做。”^{[1]3001}庄子虽然“理会得”,对许多事情看得透,但却主张“消极”“放弃”,此为其“病”。

由上述可知,在朱子看来,老子奠基之后,道家之“道统”的传承谱系为杨朱、列子、庄子。不过,在上述谱系当中,庄子与杨朱、列子不同,

其学为老子之学的“转调”——虽为老子之学的传承,但发生了较大变化。朱子说:“庄子是个转调的。老子、列子又细似庄子。”^{[1]2991} 庄子的“转调”可谓巨大,因为它导致与老子、列子思想的“细似”,即“微似”。这个巨大的“转调”所指有两方面。

一方面,庄子之人与老子不同,表现出明显的“才高”和“气傲”的特点。就“才高”讲,《庄子》文本中诸多论述可为表征。例如,《庄子·天下》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子评论道:“庄子这数语甚好,是他见得,方说到此。其才高。……若见不分晓,焉敢如此道!”^{[1]3001} 他还说:“庄子说话虽无头当,然极精巧,说得到。”^{[1]1654} “精巧”“说得到”,都是“才高”的表征。不过,“无头当”亦是庄子的特点,此便是其所谓“气傲”之处——“无拘检”,即无所拘束。朱子说:“庄周曾做秀才,书都读来,所以他说话都说得也是。但不合没拘检,便凡百了。”^{[1]2988} “气傲”这样一个缺点,把“才高”的优点掩盖了。关于此,朱子还将庄子与邵雍作比较:邵雍较稳重,中规中矩;庄子较豪放、才见高,但却没有“拘束”,从而把其优点“蹴踏”了。“庄子比邵子见较高,气较豪。他是事事识得,又却蹴踏了,以为不足为。邵子却有规矩。”^{[1]2988}

另一方面,庄子之文与《老子》有变化,对老子之学进行了“调整”。这表现在两点上:第一点是,尽管老子主张“虚静无为”,但他是“以退为进”,是主张做事的;庄子虽然有才见,却完全不主张做事。朱子说:“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1]2989} 质言之,老子是“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却是真正的“无为”。因此,相对于老子讲,庄子乃“虚而不实”。朱子说:“庄子说得较开阔,较高远,然却较虚,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当时看来,也不甚喜他如此说。”^{[1]2995} 由此来讲,庄子将“老子意思”“走了样”。第二点是,老子“纷扰”“劳碌”,但较为“收敛”;庄子“乖离”“放纵”,而“不拘绳墨”。朱子说:“老子极劳攘,庄子得些,只也乖。庄子跌荡。老子收敛,齐脚敛手;庄子却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1]2989} 或者说,老子是有“规模”且守“规模”的,而庄子将其“规

模”“尽底掀翻了”。“看得庄子比老子,倒无老子许多机械。……老子则犹自守个规模子去做,到得庄子出来,将他那窠窟尽底掀翻了,故他自以为一家。老子极劳攘,庄子较平易。”^{[1]1540} 这里,“劳攘”与“平易”对讲,前者强调“深邃”,后者强调“浅显”。

三、朱子论道家之外在关联

道家理论作为一种存在,其外在关联涉及道教、儒家和佛教,而最近、最紧密的关联者乃是道教。关于二者的关系,朱子总的看法是,道教源于道家,但为道家的“歧出”。

朱子认为,道家为道教之渊源。“《老子》中有仙意。”^{[1]2988} 正因为如此,杨朱之学亦成为道士修炼的助缘。“庄子数称杨子居之为人,恐杨氏之学,如今道流修炼之士。”^{[1]1447} 不过,道教与道家之间已经发生义理之“节变”。朱子说:“老氏初只是清静无为。清静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1]3005} 朱子的意思是,道教未取老子的根本义,而是取其附带义,从而转变了道家义理。正因为如此,道教许多论说和功夫已非“老庄之道”。“某尝言,今教导之法,皆失真……以至说禅底,也不是他元来佛祖底禅;修养者,也非老庄之道,无有是者。”^{[1]235} 不仅义理上发生“节变”,道教之元典亦不同于道家元典。道家元典为《老子》《列子》《庄子》,其余不足以称“元典”;道教元典为《丹经》《参同契》,其余亦不足以称“元典”。道教这些元典虽与道家元典有关系,但已不同,“已非老氏之学”。朱子说:“道家之书只《老子》《庄》《列》及《丹经》而已。《丹经》如《参同契》之类,然已非老氏之学。《清静》《消灾》二经,皆模学释书而误者。《度人经·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经》。”^{[1]3013-3014}

进而,朱子专门研究了《参同契》及相关的道教经典,并著有《周易参同契考异》。在他看来,《参同契》文章极好,是一本好书,但出于“恐泄天机”之意,为文艰深晦涩,难以理解。“《参同契》文章极好,盖后汉之能文者为之,读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据古书,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

为人枉解。……《参同契》为艰深之词，使人难晓。其中有‘千周万遍’之说，欲人之熟读以得之也。大概其说以为欲明言之，恐泄天机，欲不说来，又却可惜！”^{[1]3002}就其内容讲，《参同契》的实质是由“精”“气”两种根本要素炼而成丹之新异之说。朱子说：“《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其说甚异。”^{[1]3002}

《龙虎经》为道教另一部经典，其常被视为先出于《参同契》，《参同契》为参照《龙虎经》而作。朱子不赞同这一说法，反而认为《龙虎经》乃概括《参同契》而成。“世有《龙虎经》，云在《参同契》之先，季通亦以为好。及得观之，不然，乃隐括《参同契》之语而为之也。”^{[1]3002}此外，朱子还探究了道教《阴符经》《握奇经》两部经典，并著有《阴符经注》。这两部经典常被说成是黄帝所作，唐代道士李筌得之，遂得以传世。朱子不赞同此说，认为它们均为李筌托古而作，理由是其文字古怪，与圣贤“平正”之言语不同。“《阴符经》，恐皆唐李筌所为，是他着意去做，学他古人……《握奇经》等文字，恐非黄帝作，唐李筌为之。圣贤言语自平正，都无许多峭崎。”^{[1]3003}

那么，何以道教为道家之“歧出”呢？朱子的理解是，道教乃抛弃道家而学佛教而有。他批评道教说：“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1]3005}道教乃丢弃道家义理、仿效佛教而创立，但道教丢弃了道家的“珍宝”，得到的却是佛教之“瓦砾”“破瓮破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却从道家“偷却”了不少“宝藏”；此着实具有讽刺意味。“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1]3009}这里“后来道家”指道教。

关于道教之理论，朱子认为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缺欠：其一，“三清”的说法有缺欠。“三清”为仿效佛教释迦牟尼“三身”而创造。“其所谓‘三清’，盖仿释氏‘三身’而为之尔。佛氏所

谓‘三身’：法身者，释迦之本性也；报身者，释迦之德业也；肉身者，释迦之真身，而实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为三像而并列之，则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仿其所为，遂尊老子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1]3005}显而易见，“三清”对“三身”的仿效是失败的，因为“三身”乃释迦之三种面相，为“三位一体”的关系；“三清”却为“三像”即三位实体，为“三位三体”的关系。“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报身，设有二像，又非与老子为一，而老子又自为上清太上老君，盖仿释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1]3005}另，将作为“三清”之一的老子置于昊天上帝之上，乃“悖戾僭逆”之甚。“悖戾僭逆，莫此为甚！……况庄子明言老聃之死，则聃亦人鬼尔，岂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1]3005}老子虽为“三清”之一，但终究是人，是老子之“人鬼”，“鬼”怎能居于昊天上帝之上呢？总之，道教关于“三清”的说法存在重大理论缺欠。其二，道教所谓“鬼”“神”亦有不足，其实质不过是“阴”“阳”二气之自然耳。“《易》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状。‘魂气升于天，体魄归于地’，是神气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败也，其香气腾于上，其物腐于下，此可类推。”^{[1]3004}不仅如此，道教所谓“仙人不死”，亦不过是“清虚之气”之升腾变化。“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渐渐销融了，不觉耳。盖他能炼其形气，使渣滓都销融了，唯有那些清虚之气，故能升腾变化。”^{[1]3002}其三，道教之修养亦有局限性。概括地讲，道教修养主要是“屏气减息”和“少思虑”两条，但道教不考虑人之不同情况，“一律”地推行、宣扬，以致“未有不败”“不成病痛者”。因此，道家修养之法仅为“下策”。

只是屏气减息，思虑自少，此前辈之论也。今之人传得法时，便授与人，更不问他人肥与瘠，怯与壮。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败、不成病痛者。……心缩气亦未为是。……才使气，便不是自然。只要养成婴儿，如身在这里坐，而外面行者是婴儿。但无工夫做此。其道引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1]3003}

总之，道教许多理论“乱道”，背离了“道”。

“今极卑陋是道士,许多说话全乱道。”^{[1]2991}质言之,道教不过是愚弄欺骗之术。“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道家说仙人尸解,极怪异。”^{[1]3006}在此,“道家”指的是道教。

进而,朱子探究了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如果说道家与道教关系最紧密的话,那么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则最重要。

关于道家与儒家的关系,朱子分别探讨了孔子与老子、孟子与庄子、孔孟之道与老庄之学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均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本文前述老子时亦已有涉及。在朱子看来,孔子适周问礼,确实缘于老子“知礼”。《朱子语类》载:“厚之问:‘孔子何为问礼于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礼,只是以为不足道,故一切扫除了。’”^{[1]1447}不过,孔子适周还有另外的目的,即“遍观上世帝王之书”——鲁国虽亦有书,但数量远不及周天子的王都所藏,而老子是周之守藏史。

大抵成周时于王都建学,尽收得上世许多遗书,故其时人得以观览而剽闻其议论。当时诸国,想亦有书。若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鲁国书,犹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车马送至周,入王城,见老子,因得遍观上世帝王之书。^{[1]1987}

既然如此,孔子删定六经与老子似亦有关系。不过,朱子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孔子见过《老子》之书。如《朱子语类》载:“问:‘孔子曾见他书否?’曰:‘未必见。’”^{[1]1447}

第二,孟子与庄子生活于同时代,所处区域亦不遥远,但二人从未互相提及,已见文献亦未有记载,故二人关系便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朱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关于孟子为何不提庄子,朱子认为原因有三:其一,孟子因反杨朱之学而排斥庄子之学,因为庄子之学本于杨朱之学。朱子说:“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1]2987}其二,庄子社会影响小,亦无弟子门生。庄子“只在僻处自说”,没有形成影响或影响不大,所以孟子没有理会

他。“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1]2988}庄子之学在杨朱之学笼罩之下,故孟子排斥杨朱也就等于排斥了庄子。其三,孟子歧视“南方异端之学”。孟子认为鲁之南为“夷”,其学为“异端”,只能“夏变夷”,而不可“夷变夏”。如《孟子·滕文公上》载,陈良“北学于中国”而为儒者,其兄弟陈相、陈辛在陈良死后则背弃儒家,转学于“异端”的许行。庄子是蒙人,而蒙处于鲁之南。故,朱子说:“当时南方多是异端,如孟子……说‘南蛮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当时南方多异端。”^{[1]2990}关于庄子为何亦未提孟子,朱子的解释是:孟子虽然年长,且影响也大,按常理庄子应该提及孟子,但由于地理相隔,“声闻不相接”,故不相识、不相知。朱子说:“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1]2990}他还说:“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1]2989}总之,因为上述诸种原因,不仅孟子与庄子未曾谋面,其思想也失去直接“碰撞”的机缘。

第三,关于孔孟之道与老庄之学,朱子认为有三方面之差别。其一,“道”之体不同。两家都论“道”,但所论“道”内涵却不相同,根本区别在于“无”与“有”——老庄的“道”是“无”,孔孟的“道”是“有”。“孔、孟见实理,把作合做底看。他(指老子)不见实理,把做无故不肯为。”^{[1]1447}质言之,老庄的“道”是“至无而真无”,孔孟的“道”则是“至无而实有”。“庄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只是他说得惊天动地……圣人之学,则至虚而实实,至无而实有,有此物则有此理。”^{[1]231}也就是说,老庄的“道”只是“空寂”,而孔孟的“道”有“义理”。“庄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无义理,只是个空寂。儒者之学则有许多义理,若看得透彻,则可以贯事物,可以洞古今。”^{[1]3018}其二,“道”之发用不同。老子与孔子均讲“无为”,此为其所同。但不同的是,老子的“无为”是绝对的不为,是“全不事事”,尽管其乃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孔子的“无为”却是相对的不为,是“有所为”的不为,且是根本上“有为”的不为。“不必老子之言无为。孔子尝言:‘无为而治

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谓无为,便是全不事事。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1]537-538}其三,“道”之境界不同。《论语·先进》载,曾点述其志,有“咏而归”“暮春浴沂”等说法,孔子颇为赞许。庄子亦有相似的境界,主张“逍遥”“自在”,但不同的是,庄子“跌荡”,毫无拘束,游戏人生;曾点却于“逍遥”“自在”处只是略说而已,其境界要高出许多。朱子说:“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荡。庄子见处亦高,只不合将来玩弄了。”^{[1]1027}所谓“境界高”,是指孔孟之“道”以内圣外王为宗旨,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朱子还探究了道家与佛教的关系。一方面,道家与佛教存在关联。其一,道家是佛教东渐的媒介,佛教东渐依靠老庄之学得以站住脚。“释氏有一种低底……彼初入中国,也未在。后来到中国,却窃取老庄之徒许多说话,见得尽高。”^{[1]2987-2988}佛教本来在中国无从立足,是道教之“接引”为其提供了机会。其二,道家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佐佑”。道家不仅“接引”佛教到中土,而且“佐佑”佛教发展。“佛教初入中国,只是修行说话,如《四十二章经》是也。初间只有这一卷经。”^{[1]3035}由仅有的《四十二章经》到后来出现大量经律论,得益于道家的助缘、“附益”。“佛书分明是中国人附益。……却是人佐佑之。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1]3038}其三,道家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佛教入中土后之发展已远非本有形态,而这种变化即所谓“中国化佛教”的形成。“释氏中《四十二章经》是古书,余皆中国文士润色成之。”^{[1]3013}其中的典型是禅宗的出现。“道之在天下,一人说取一般。禅家最说得高妙去,盖自庄、老来,说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阒阒在天地间。”^{[1]3011}另一方面,尽管有如上关联,但道家与佛教仍有原则性不同。其一,道家之“无”与佛教之“空”不同。佛教的“空”是“绝对的空”;老子的“无”实是“有”,只是清净无为。《朱子语类》载:“谦之问:‘佛氏之空,与老子之无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无了,所谓‘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若老氏犹骨是有,只

是清净无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无做两截看了。”^{[1]3011-3012}老子的“无”是相对“有”而言,故其“无”虽为“至无而真无”,但此“无”仍是“在”,仍为“有”;佛教的“空”是对“无”的否定,为“绝对的空”。故,朱子此处所论老子的“无”实是“有”,与前述其为“至无而真无”并不矛盾;二者为不同层次的言说。其二,对伦理态度不同。道家虽绝灭伦理,但不完全;佛家绝灭伦理,是完全的。“或问佛与庄、老不同处。曰:‘庄、老绝灭义理,未尽至。佛则人伦灭尽,至禅则义理灭尽。’”^{[1]3014}此即前述朱子所谓老子认为礼“殊无谓”但他却“理会礼”之所同指。朱子还说:“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由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1]3014}

结 语

综上所述,朱子关于道家着重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老子其人、《老子》文本和义理;二是道家之谱系及义理流变;三是道家与道教、儒家和佛教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虽未必是道家自有谱系和义理的全部,但它们全面反映了朱子对道家的态度和观点。关于为学,朱子曾以“治家”之“三事”为譬加以说明:“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门户之人,克己则是拒盗,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与外来的事。”^{[1]151}“敬”是鹄的,目的是“守门户”;“克己”是方式,目的是“拒盗”;“致知”是措施,目的是了解“自家与外来的事”。方式和措施虽各有目的,但终究服务于鹄的。此三事落实到朱子如何看待道家这个问题上来讲,“敬”对应于他对儒家门户之守护,“克己”和“致知”对应于他对道家的探讨。其中,“致知”较具客观性,属“中性”;“克己”是关键,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为“致知”的目的。

关于“克己”这个关键,落实到朱子对待道家的态度和观点上来看,他还有两个方面的具体论说:其一,不以人废言。即使是“异端”,朱子亦主张“不以人废言”,持一种开放心态,取其“可取”之处。他说:“庄、老之学,未可以为异端而不讲之耶?……‘君子不以人废言’,言有可

取,安得而不取之?”^{[1]2498}因此,当弟子出于门户之见不敢读《老》《庄》时,朱子却予以鼓励说,“读之何害”,关键是要“自有所主”和了解圣学与“异端”之所以别。《朱子语类》载:“谟曰:‘平时虑为异教所汨,未尝读《庄》《老》等书,今欲读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则读之何害?要在识其意所以异于圣人者如何尔。’”^{[1]2498}其二,门户之分不可不鉴。虽然道家与儒家有义理相似,但其终究属于“旁门左道”,与圣学不可同日而语。“今释、老所以能立个门户恁地,亦是他从旁窥得近似。”^{[1]2893}因此,虽然道家之书可读,虽然其有“可取”之处,但终究其“门户”错了。《朱子语类》载:“问:‘老子之言,似有可取处?’曰:‘它做许多言语,如何无可取?如佛氏亦尽有可取,但归宿门户都错了。’”^{[1]2994-2995}所谓“门户”错了,意指道家纵使有“可取”之处,它终究不堪比肩儒家圣学。

总之,虽然朱子年轻时“无所不学”,以至“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对道家思想多有涉猎,但他“克己”之“拒盗”和“敬”之“守门户”的明确态度和主张,足以表明他不接受道家。质

言之,潘平格所谓“朱子道”不成立,万斯同表示赞同的学理依据亦不充分。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第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89—2593页。②《老子》原文为“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周书》原文为“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二者文字略有出入。③按:黄门,古代官名,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的简称,此处指苏辙,他著有《古史》60卷。

参考文献

- [1]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2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00.
- [3]李燾.李燾文集: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90.
- [5]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5-186.
- [6]王安石.熙宁奏对目录;老子注;楞严经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54.
- [7]朱熹.近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7.

On the Saying of “Zhuzi Belongs to Taoism”

Cheng Zhihua

Abstract: Pan Pingge once said “Zhuzi belongs to Daoism” to criticize Zhu Xi’s approach. Whether Pan Pingge’s statement is reasonable and well-founded depends on how Zhu Xi views Taoist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uzi’s text, he did have a lot of research on Taoist School. Through the study of Laozi and his theory, Zhuzi finally opposed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the aspect of family tree and the evolution of Taoist School, Zhu Xi meticulously sorted out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then pointed ou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Laozi, Yangzhu, Liezi, and Zhuangzi. In addition, Zhu Xi also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ultimately affirmed the realm of the Confucian and Mencius way, which is both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However, these studies only belong to “cogni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self-control” and “respect”, that is, “resisting theft” and “gatekeeper”. Therefore, although he advocated “not reject an opinion because of the person”, he believed that the “gateway” of Taoist School was wrong after all. Therefore, the so-called “Zhuzi belongs to Taoism” is unreasonable and groundless.

Key words: Zhuzi; “Zhuzi belongs to Taoism”; Pan Pingge; Taoism; gateway

[责任编辑/晓东]